

D A L U T O N G T I A N

韩秋长 著

大路通天



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路通天/韩秋长 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5

ISBN7—80105—625—6

I. 大… II. 韩…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图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8325 号

◎ 大路通天

著者 韩秋长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姚国卫
版式设计 冷岳
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刷 北京南方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25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7—80105—625—6/G·202
定价 16.8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林街 40 号 邮编:100009

谨以此作
献 给

拼搏了 20 个春秋，奋战在内昔公
路菩萨岭、摩天岭、鹤度岭工地的筑路
民工、干部、职工及科技工作者。

他们是当代的愚公。

目 录

开篇絮语	(1)
第一章：背水一战	(5)
第二章：鹤度仙踪	(39)
第三章：伟哉山魂	(67)
第四章：石破天惊	(103)
第五章：锲而不舍	(132)
第六章：穿越天险	(173)
第七章：风光无限	(209)
后 记	(245)

开 篇 絮 语

愚公带领他的子孙们挖山不止，搬走了门前的两座大山，这则《愚公移山》的寓言在泱泱中华流传了数千年。

愚公是太行人。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太行传颂了一代又一代，激励了一代又一代……。

当中华民族被日寇蹂躏时，太行儿女在杨秀峰教授领导下，建立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内邱县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服装厂生产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内邱山区人民和其它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与日寇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他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揩干脸上的泪痕，又继续战斗下去。在中国革命大大小小的战场上，无不洒下太行儿女的鲜血，太行山每个村落里都留有烈士的光辉遗迹。正象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所说，“太行养育了革命”。

伟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大会闭幕词《愚公移山》。

毛泽东在这篇举世闻名的文章里，高度总结概括了愚公精神，

那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树立必胜的信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毛泽东巧妙地运用寓言《愚公移山》告诫全党，要以愚公的精神，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内邱县太行根据地的军民和全国各地的军民一道，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粉碎了日寇数不清的“三光”大扫荡，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凭着愚公移山精神，打败了蒋家王朝，解放了全中国，搬走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翻了身的太行老区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为了摆脱贫困，战天斗地，改造恶劣的自然条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侯家庄乡白塔人民发扬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愚公精神，在河北省著名劳动模范党支部书记刘从荣同志带领下，奋战十几年，在乱石滩上建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白塔。

刘从荣和他带领的白塔人民被誉为太行新愚公。

改革的大潮激荡着神州大地，太行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大山，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与白塔相邻的岗底村，昔日是九龙岗脚下穷得叮当响的山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们在党支部书记杨双牛的带领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坚持科学治山，科技管山，把昔日“光着瘦脊梁，还是个和尚头”的“三沟两峪一面坡”，治理成了花果山、金银山，短短十年在太行深山兴建起一座山乡重镇——富岗山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誉其为“太行山的一颗星”，外国专家把这高速发展的富岗现象，称为“岗底模式，中国农业的奇迹！”

河北省劳动模范杨双牛和他领导的岗底人民也被誉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太行新愚公。

内昔公路（河北省内邱县至山西省昔阳县）作为内邱境内贯穿

东西唯一的一条交通大动脉，是内邱人民，特别是太行老区人民盼望了半个世纪的兴县工程、德政工程。新中国成立，内邱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都把建设内昔公路作为重要议案，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时期，有七千老区人民签名上书给省委书记要求修通内昔路。由于内邱境内的菩萨岭、摩天岭、鹤度岭三座大山横挡其冲，地势险峻，内昔公路被专家们判为死路。而内邱与昔阳交界的鹤度岭，更被认为是难以逾越的天险。

鹤度岭隘口是明长城在太行山中闻名的天险之地。城楼建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鹤度岭顶峰上。《内邱县志》记载：“山峰险峻，唯鹤能度”，故而得名鹤度岭。

站在雄伟的鹤度岭城楼上，居高鸟瞰，东望群山林立，峰丹崖碧；西眺森林茫茫，如海似涛。右手一指是山西，左手一指是河北，真是一脚踏两省，双目观四县（内邱、昔阳、邢台、赞皇），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然而，作为内邱人民没有豪情，有的倒是沮丧。鹤度岭这天然屏障，割断了内邱与昔阳的来往，虽一山之隔，要想来往，需要翻越“三站”，羊肠险路走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临的邢台县与山西已有三条跨省级公路，赞皇县也有一条通往山西的柏油公路，他们进行着传统的“黑白”交换（山西的煤炭换河北的小麦）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内邱版图南北仅23公里，东西竟达100多公里。在这狭长的境内，还没一条贯通全县的东西大动脉，这不仅严重地阻碍着内邱的经济发展，也伤害着内邱人民的心灵。

然而，在其它县内，太行群峰都是顺势走向，公路沿山沟，就能通往山西。而内邱的菩萨岭、摩天岭、鹤度岭三座大山都是横势走向，拦挡在路中间。这三座大山都在海拔千米以上，最高的鹤度岭海拔高达1800米。难以贯穿的三座大山如紧闭的三堵城门，使现代化的公路一直不能跨越。

内邱人常说，内邱天生没有水。内邱的白鹿角、侯家庄的水往

南流到了邢台县的野河、朱庄水库，漳么川的水向北流到了临城的水库。

没有水，没有路，内邱很难兴旺发达！内邱就很难脱贫致富！

内邱人民不甘心自己永远贫困下去，县委、县政府领导也不甘心内邱永远是山河依旧，面貌未变！

197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中共内邱县委、内邱县人民政府就带领全县人民拉开了修筑内昔公路的序幕。他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要翻越境内的菩萨岭、摩天岭、鹤度岭三座大山，开辟一条贯通全境接壤山西的交通大道，为全县人民铺设一条通往富裕的金光大道。

内邱人民发扬愚公精神，风餐露宿，吃尽人间的苦，受尽人间的罪，在悬崖陡壁上凿眼放大炮，破腹“拉大槽”，移山“大填方”，与顽石进行殊死的搏斗。首战，翻越了菩萨岭；再战，攀上了摩天岭；三战，贯通了鹤度岭。他们苦战了20个春秋，终于贯通了冀晋要道，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使千年古隘天险变通途。

“愚公移山”这则神话，寄托了数千年中华儿女改造、征服大自然的美好愿望，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内邱人民把这神话变成现实，用双手搬掉了境内的三座大山，开辟了一条通天大道。

这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这是一个让太行群峰为之震撼，让千壑万沟为之动容的奇迹！

这是20世纪90年代可载入中国交通史上又一曲彪炳史册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新的愚公移山之歌！

第一章 背水一战

贯通内昔路的鹤度岭天险，实现冀晋两省历史性的跨越，这是内昔公路最后的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拿下鹤度岭，这种信心是中共内邱县委书记陈西阳和内邱县长王义章从1996年特大洪灾中逐步坚定下来的。

1996年8月4日至6日，内邱连降三天特大暴雨，雨量之大，时间之集中，洪水来势之凶猛，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县城北部的李阳河，南部的小马河，滚滚的洪水飞泻而下，县城四周一片汪洋。

内蒙古一辆小车被洪水围困在小马河河心，急湍的洪水随时可能吞没车上人的生命。县长王义章、副县长李俊良身系大绳和赶来的张夺村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冒着生命危险，几次组织抢救，终于将人救出，安顿在县政府招待所里。

王义章还没顾上喘气，就出席了“县委”召开的五套班子紧急会议。

内昔路（内邱至白鹿角段）多处塌方被堵，全线瘫痪，造成路断、电断、通讯联络中断，山区三个乡四万多群众而在山洪之中，山区受灾情况怎么样心里没个底数。

县委书记陈西阳主持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这位被称为“陈老总”的县委书记颇具大将风度。他冷静地分析了面临的严峻形势，立即作出强行进山的两项决议。一路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吉水、政府副县长李俊良带领农口 50 人，强行进山直指白鹿角，沿途指导抗洪救灾工作。一路由县委副书记张华波、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峰海、政府副县长齐朝文（后任内邱县委副书记）强行进驻到獐么，组织抗洪救灾工作。

通往山区的公路多处塌方、滑坡，像一条遍体鳞伤的巨蟒，静静地躺在蜿蜒起伏的群山里，不见车辆，没有行人，只有滔滔的洪水从身边飞流而下。不能行车，单靠两条腿，刘吉水、李俊良带着农口、公安、县社、民政等单位的十位局长，一行 50 人徒步进山了。

他们翻过菩萨岭，到了獐么乡，淌着急流又攀上摩天岭。一路上看到多年修整的土地被冲毁了，村庄房屋倒塌了。更为严重的是没有粮食吃，没几天面粉由八角一斤猛涨到四元一斤，方便面 5 元一包。山区电断了，夜里到处是一片黑暗，气得年轻的李俊良只鼓肚皮跺脚板儿！

当他们赶到岗底村时，整个村庄被洪水撕去了一半，几百亩良田被洪水冲了个净光，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

刘吉水、李俊良安慰了杨双牛，又继续西行。他们扶着大绳淌过齐腰深的洪水，走到对岸，衣服全被冲烂了，借了条短裤衩，又火速赶往白鹿角。

白鹿角乡党委书记尹联合、乡长刘羊根汇报了群众的受灾情况：土地被冲毁，土豆也泡烂了，本来就缺粮的白鹿角粮食更加奇缺，没有电群众只好煮麦粒、玉米粒吃，肠胃病已开始流行，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将粮食运进山，这里会发生饿死人的现象。20 多名白鹿角乡干部，几天来仅靠着一箱方便面硬撑着。

危急中，李俊良冒着大雨，爬上了乡政府后的山头，用手机与岗底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通了话。命令他站在岗底最高的山峰

上，象二传手似的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深山区三个乡的受灾情况，大声呼喊：山区人民要吃饭！要穿衣！

一次又一次地呼救！

一次又一次地告急！

李俊良用嘶哑的声音喊：路不通，物资进不了山，实在不行就请求上级对山区实施空投！县委书记陈西阳、县长王义章心急如焚，内昔路多处塌方，桥洞被毁，车辆根本无法通过。全省大面积遇到洪水袭击，直升飞机不可能来内邱空投救援，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救自己。救灾如救火！

洪水使内邱县领导认识到：救灾先救路，只有把路修通了，救灾的物品才能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

县委立即作出决议，县五套班子成员全力以赴去修路。

提前进入獐么乡的张华波、王峰海、齐朝文和獐么乡乡长王长林，组织干部群众从西往东突击清除宅门沟一带的塌方，县城组织的修路大军从东往西清除塌方，双方奋战了二天二夜，终于清除了路障，使救灾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獐么。这样不仅使獐么人民群众得到救灾物资，而且使邻县临城、邢台的山区人民也解除了饥饿的威胁。

食品物价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

獐么通往侯家庄、白鹿角方向的桥塌了，在县领导亲自指挥下，一面突击架桥，一面组织临时人工运粮队，把一袋袋面粉用摩托车飞速送往深山灾区。

三天三夜的拼命奋战，桥梁架起来了，漏洞填修好了！

陈西阳、王义章等县领导望着满载面粉、蔬菜、食油的车辆源源不断地运往深山灾区，他们紧揪的心放松了。

灾区人民奔走相告，喜笑颜开，他们得救了！

紧接着载着水泥、钢材、化肥、农药的货车也源源不断地驶向山区。吃饱喝足了的山区人民开展了战天斗地的抗洪救灾重建家

园壮举。

当河北省副省长何少存来内邱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对内邱县委、县政府“救灾先救路”的这一作法给以高度赞扬，并指示立即推广这一经验。

“救灾先救路”这一经验在河北省 1996 年抗洪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收到了显著效果。

这次特大洪灾，使内邱县的决策者深深认识到，山区公路在特定的条件下，在突发的灾害中，对山区人民来说不仅仅是致富路，更重要的是给养线、生存线！在经济高速发展时代，在没有其它交通方法可以代替的情况下，山区人民离开这唯一的内昔路就无法生存！

山区的特大洪灾，更使县长王义章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山区。抗洪救灾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山里奔波，洪灾造成巨大损失固然使他痛心，但山区人民年年生活的艰辛，更使他揪心。

招也是个受灾最严重的村庄。这里原本山青水秀，村四周是奇山怪石，被称为“南楼”、“北楼”的两座大山，真象纽约的两座摩天大厦，一层垒着一层，直插云天。据说山顶是平展展的石头，传说那是太上老君炼丹的仙地。从外面看，这村庄绝对是个天然的旅游胜地。但是，这个仅有 260 口人的山庄，16 年来没一家娶亲的。全村 22 岁以上的男人，全都是光棍汉。村干部苦笑着纠正说，十六年没一家娶亲也是假的，前几年乡人大主席的儿子在村里过喜事，周围村庄的群众都来看稀奇。可人家是国家干部，他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在村过完喜事，人家都走了。

干部说这个笑话，在场群众脸上都是苦笑。王义章听了，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控制住没掉下来。

他又来到偏僻的平头铺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海书沉痛地告诉他，92 年他们村 217 口人，95 年他接任支部书记后，人口下降到 185 口人。三年中这个一百多人的村庄，每年减少 10 余人。这位

曾在新~~村~~里当过~~村~~年轻枝书几乎是哭着说：“王县长，照这样下去，再过~~十~~八年，这个村庄将要从我手里消失了！”

不仅仅是这两个村庄，在没有通路的白鹿角乡西、北两个大川，十几年来人口急剧下降。山里的姑娘大多到城市打工，烙大饼，当保姆，当服务员，都嫁到平原去了。青年小伙子有的到山西下煤窑，有的到平原去打工出卖劳动力混口饭吃，不去打工的青年小伙子也成群结伙到平原去当插门女婿了。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不管你长得多英俊，在山里就找不上媳妇，你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处在青春期的小伙子们谁肯当光棍，谁肯在这深山里等着断子绝孙呢？

青年人跑光了，山庄里几乎全剩下中年、老年。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砍伐祖宗留下来的树木，大一些的当檩条卖，中等的作煤窑的顶木，剩下的枝丫当柴烧。砍光了这山，砍那山，砍光了近山，砍远山。象剃头一样剃光了每个山头！

山里人最清楚山是山民的生存之本。

山里人同样也知道，山是有灵性的。

你爱戴它，它会捧出奇珍异宝硕果鲜花尽情尽意地报答你。

你践踏它，它会以十倍、百倍疯狂地报复，惩罚你！

没有公路的白鹿角两川，这次所遭受的洪灾比其它地方严重十倍、几十倍！

河滩里几十年修的耕地冲了可以再造，山上的树木毁光了可以再栽上，可这里的人呢？这块比柏乡县地域面积还大的白鹿角两川，曾是抗日战场的后方。这里的兵工厂、被服厂生产出来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抗日战争前线，在这里培养出大批的干部，奔赴抗日前线，当年的放牛娃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打柴汉当上了专员、部长、省长。翻开《内邱县志》，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几乎村村户户都有革命烈士。当年日本鬼子用最先进的武器反复扫荡没有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屈服，也没能使这里的人口减少，这里反而

成了革命青年不远千里投奔的地方！

解放了，这里的人民政治上翻身了。可建国 50 年来，这里的人民仍处在极端的贫困中。白天，他亲眼见到山区一家人几口合盖一条被子，穿着县直机关捐献出来的不合体的衣服。无偿分发的白面他们舍不得吃，手里捧着玉米面菜树叶的窝窝头啃。

这块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地方，在日本鬼子反扫荡中没有灭亡。而在解放后，他们政治上翻身后，不用日本鬼子烧杀掠抢，却自己逐渐走向灭亡！

这不是危言耸听！招也，再过 16 年还有年轻人吗？平头铺，以每年十几口人的下降速度，还会存在多久，如果我们不管，任其发展下去，老区这块山林，还会有人烟吗？

这一夜，王义章没合眼，三十年前的情景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发生在他的家乡隆尧县白家寨乡北盐池村的事。

1966 年 3 月 8 日凌晨，他蒙着头睡得正香，忽然觉得土坑剧烈的翻动，紧接着一片房倒屋塌的声音。他蒙着的头被重重地压着，12 岁的他根本动弹不得，只觉得闷得出不上气来。他在被窝里大声呼叫：快救我！快救我！憋死了！憋死了！

周围仍是一片黑暗，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他觉得出气越来越难，浑身憋得难受，伴随着一阵阵心悸出汗，他渐渐的失去了知觉，觉得自己似乎在逐渐下沉……

忽然好像听得有人在呼唤，眼前也似乎明亮起来。当他被从废墟中救出来时，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头顶五星的亲人解放军！他被挖出来后才知道，他家的房子全被地震震塌了，他和父母一家三口人全被压在砖瓦土层中。而落下的大梁仅距他的头顶一寸远。就是这一寸的距离加上父母和亲人解放军的奋力挖掘，才使他捡了一条 12 岁的小命，也使他们王家留下了这唯一的血脉。

隆隆的怪叫声，伴随着地裂三尺宽的口子，倾刻之间，房子齐

刷刷地倒下，尘埃遮住了黎明的太阳，一时村里人大多数被压在房下，有的爬出来，有的被砸伤，有的被砸死。喊声、叫声、哭声此起彼落。他忘记了害怕，和地震后没到二个小时赶来的解放军，父母、群众一起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震救灾中！

全村人被救出来了，伤残的被救护车运走了，临时窝棚搭起来了。

12日，他记得是阴暗的天，尘土飞扬，余震还时时发生着，常有残垣断壁倒塌。中午，一架银白色直升飞机在白家寨村北徐徐降落，周总理从机舱门刚一出现，乡亲们激动地象潮水般地涌去，他记得周总理身穿灰色中山服，面容凝重，挥臂向乡亲们致意：

“乡亲们，你们受苦了！”

那时，他感动地哭了，乡亲们都哭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冒着余震，代表着党中央毛主席亲临灾区，他走了一户又一户，问了一家又一家，他撵着周总理。人多靠不近周总理，他飞快地爬上了断墙，看着周总理与乡亲们交谈。

周总理来到灾区的消息传开了，周围几个村的灾民自发地在村西一块开阔地集合，周总理视察完灾情后疾步走人会场，站在一个大木箱上，高声地对群众说：

“乡亲们，你们受苦了，你们遭受了重灾，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

顿时，会场上喊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雷鸣般地口号，他紧站在周总理的木箱旁，流着泪，拼命地喊着。

周总理接着讲：

“你们受了重大灾害，毛主席讲愚公移山，愚公能移一座山，这自然灾害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总理的讲话，像春雷，激荡着灾区人民的心；像暖流，滋润着灾区人民的心田；像定心丸，坚定着灾区人民战胜灭顶之灾的决心和

信心。

会场上鸦雀无声。

记者拍下了这个瞬间，同时也拍下了聆听敬爱的周总理讲话的童年王义章，他好幸运，好幸福啊！

王义章这个 12 岁的小学学生经过 1966 年毁灭性的特大地震，他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和乡亲们都从内心发出：

天大 地 天不如党的恩情大，

河深 海深 不如阶级友爱深。

千好 万好 不如社会主义好，

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席亲。

.....

这首歌成了当时风靡全国的歌曲。

王义章正是唱着这首歌，怀着对党无限感激之情开始了人生之路。

王义章是个独子。生下他的那一年，母亲 38 岁，父亲 46 岁。中年得子，而且是唯一的孩子，按说应该是娇生惯养了。可扛了一辈子长工，后来又靠刮碱土熬小盐、熬硝过日子的父亲耿直严厉，甚至还有点古怪。义章记得小时候，同伴把他脑袋打了个窟窿，鲜血直流，他哭着跑回家，指望着父亲为他出口气，没想到父亲倒给了他几个耳光，骂道：你不惹人家，人家就揍你啦！从此，他从没敢给别的同伴打架斗气，因为自己有理没理首先得挨父亲一顿揍！那年他和几个同伴在牲口棚前用生产队上的胶轮大车当压板玩，热爱集体的父亲见了，手里拿着半截砖，撵了他半道街，要不是乡亲们拦住父亲，他又要挨一顿猛揍。他对父亲又敬又怕，而对母亲除畏惧之外，更多的是敬仰。母亲是“三八”式的老党员，党的地下交通员。他常听母亲讲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那时母亲穿着旧衣服，背个小包袱为党传递秘密文件。有一次日本鬼子追捕地下党领导人张辉，母亲把张辉安藏在自家的地地道里，自己坐在屋里纺

花，镇定自如，任凭日本鬼子打骂，一问三不知。她老人家掩护过许多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人有的牺牲了，有的南下当了高级干部。那年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要抓八路军、共产党，母亲眼瞅着跑不出村了，往脸上抹了把灶火灰，搬了辆纺花车到邻家纺花，巧妙地躲过了日本鬼子抓捕。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老妇救会长，母亲组织全村妇女做军鞋，搞支前是全县闻名的。那年，扩军南下，母亲动员了 17 个青年小伙子入伍参军。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还发展了四名地下党员。后来组织通知她去学习，因事没去成，要不早成了国家干部。这位革命的母亲一直呆在农村里，从没给组织上找过麻烦，甚至连被她救过的同志也没有打听过，默默地呆在穷乡僻野，用革命的传统教育着自己唯一的儿子。

王义章在母亲革命传统的熏陶下，在耿直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从小就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毕业，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母亲把他得到的奖状贴了半壁墙。

16 岁时他在文革动乱中中学毕了业，没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他回村在生产大队磨面坊当会计。他们的村是隆尧县东部最偏僻的村庄。一条大路从村中间穿过，这北半边属隆尧县，南半面是南盐池村属巨鹿管辖。他帮助乡亲们扛粮食，还把磨好的面送到每家每户，乡亲们称赞他送面送了两个县，全村都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好小伙子。

也正是由于乡亲夸赞，他 17 岁时就被推荐到国家财贸队伍里了，在离家三里远的白岸乡供销社的饭店里当会计。

在供销社刚干了几个月，乡里领导见他吃苦能干，就让他去朱庄水库带工修水库。王义章从当施工连管理员到当施工连连长，一干就是五年，他组织青年突击队，带头苦干，年年在全县争第一。用他母亲的话说，俺义章每年往家里扛锦旗、拿奖状。1975 年，这位刚满 20 岁的青年施工连连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许是他的能干，1976 年 21 岁时从水库直接调进了县委组